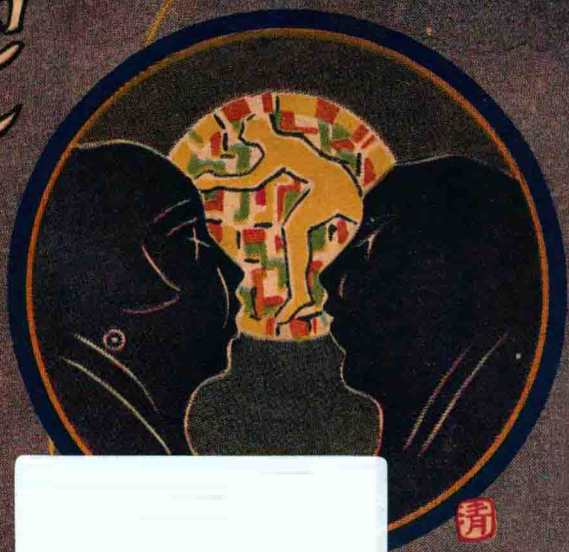


革命與戀愛



革命叢書
第三種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洪瑞釗
著
中敏鐫
士華

三民主義概論

楊幼炯著 定價四角

本書係將三民主義之理論的本體，作具體的系統的敘述；同時並徵引與三民主義有關之各種學說制度，以比較其異同。近來出版界對於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闡明，缺乏有系統研究之書籍。本書則純然以忠實之態度與博大之見地，發揮主義，使讀者得由此書可以窺三民主義之真義。至其內容簡潔明暢尤為講授三民主義之良好的教材。出書不久，即已再版，更可見讀者對於本書之熱忱。

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
七月再版

革命與戀愛（全一冊）

每冊定價三角五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洪 瑞 釗

印刷者 上海鹽山路三十一號
民智印刷所

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
民智書局

分售處 漢口 湖北街漢口里十一號
武昌 省政府前
民智書局分店
杭州 壽安坊
廣州 永漢北路

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
民智書局

九一至九十一號

序

這本小書的旨趣，我在導言裏已經說得很明顯了。現在再頭上安頭，來做什麼「序文」，簡直是不倫不類。不過我想了一想，倒有幾點片段的意思，還值得補充的；因此，就照例來寫幾句罷：

我動筆之初，朋友們都忍俊不禁的對我說：「你未免是閉戶造車，恐怕出門不見得合轍罷！」真的，我自知做這篇文章，現在還太早一些；弄不好不但要自打嘴巴；還要受人家的嘲笑，真何苦呢！我曾爲此費了幾天的考慮，後來覺得這個問題是太重大了，我們眼看着這許多歧路的青年，更何忍不指示他一條出路？況且像我這樣的主張，處處還能夠不違背「曲盡人情」四字，或者可以引起明眼人的同感，因此我就決心做了。自動筆後，前後凡易稿三次，才完成這一部小小的工作，自然還不能完全滿意，但總不致於鬧「隔靴搔癢」的

笑話罷。希望讀者不要辜負了我的一番苦心，才好！

同時我也自知這篇文章，未免帶些男性的臭味，對於女性一方，似乎有些忽略；這大概是培根所謂「巖穴的傀儡」(Idols of the Cave)之見，有以致然。於是我在脫稿以後，更從近作『中國婦女的新生命』中，抽出一章，以補此文之不足，並贖我過。

我本來還想再寫一點，作全書的煞尾；後來又想，頭上安頭已經難看，現在又畫蛇添足，來作無病的呻吟，不是要成了怪物麼？因此就連照例的結論也沒有。這也是應該聲明的。

這樣便拉雜的寫成了一篇小引，並向讀者告罪。

瑞釗 十七，一，五。

革命與戀愛目次

第一章 引論

第二章 戀愛問題的意義及其在革命過程中的新解釋

第三章 一般戀愛的因果

第四章 戀愛對於革命工作的影響

第五章 心理的救濟

第六章 革命者戀愛的基本條件

第七章 兩性道德與革命

附錄——革命婦女的戀愛問題

革命與戀愛

第一章 引論

近來我常常有一種感想：假使我們同志都真正能「爲革命而革命」，不爲任何別的動機與刺激所轉移，那麼本黨勢力下的情況，大概不致像這樣的矛盾而混亂罷！試就現狀分析一下，我們不禁懷疑起來：真的，環境中可以影響革命工作的原素太多，而同志們的革命動機也太不單純了——有的因報復而參加革命；有的激於好奇心而想嘗一嘗革命的滋味；有的爲支配欲與佔有欲所刼持，借革命來滿足；更有的因生活壓迫，而爲自己尋一條出路。這些質素，誰都知道至少帶幾分病態，非革命者所應有；凡反革命，假革命，和投機分子，都可以說是這種心理的出路。到了現在，他們自己也覺得不見容於純正的革命空氣之下，而有糾正或掩飾的必要了。然而除此以外，竟有一

個足以左右革命意志的最大動力，爲一般同志所直言不諱，而其魔力之鉅，足使深心人顧慮低徊而引爲殷憂的——明白說，乃是革命過程中的青年戀愛問題！

近年以來，戀愛自由的熱潮，自西方輸入，喚醒了幾千年沈迷困抑的男女；於是愛倫凱，易卜生，倍倍爾一般學士文人的戀愛觀，亦常常騰於國人之口。近來浪漫派的文學，盛極一時，其中作品，什九以男女關係爲中心，不啻替「戀愛神聖」的理論，增加一支生力軍。恰在此時，革命空氣，瀰漫了大江南北。於是事實告訴我們：在革命性與戀愛熱同時高漲的青年，雙方的消長和利害，已經成了極大的問題，且非馬上解決不可。這並不是我戴着放大鏡說話，各方面的事實已經爲之證明了。每見一般青年同志，談起黨國的糾紛，往往是疾首蹙額；只要一提到戀愛問題，便又個個眉開眼笑了。我屢次看到同志們的婚禮，常有人在席上唱着高調，說：革命與戀愛是並行

不悖的，戀愛是革命的助力；決不是革命的阻力。甚且有引總理以自圓其說的。於是聽者就彷彿得到一種觀念，戀愛是革命的「題中應有之義」，老同志既然都如此說，如此做，我們也何妨試試？近來美滿的新眷屬愈出愈多，街頭巷尾，佳話流傳，只足爲報屁股嚼蛆的資料。當局者固風流自賞，旁觀者也以爲英雄本色，我既自恕，人亦恕我。至其在性道德上有無問題，却置之不顧。在這種情形底下，不知潛伏着多少隱憂，爲革命的前途計，我深覺有考慮的必要。

記得去年北伐出師以前，中央軍校同志，曾經爲這個問題，引起一場筆戰；後來弄得無結果而罷。最近我們從武漢共產政府發表的反動宣傳品裏，看到一本武漢中央軍校的政治討論結論集，中間有一段關於戀愛與革命的問題的結論，倒有幾分理由；它的意思大致是，戀愛爲人類生理上必然的要求，革命者當然莫能外此，但處現在帝國主

義與軍閥壓迫之下，政治與經濟上的痛苦，使我們不忍高談戀愛。所以戀愛若不妨害革命則可；因戀愛而於有意或無意中影響革命的工作，在黨的立場上，應該照紀律制裁它。這是裏面結論的要點。不過共產黨是以說謊爲聖經的，口頭上儘管這樣講，行爲却不必一致，這個我們也不去管他。總之，革命者的戀愛問題，到了現在，因各方事實的證明，中心愈見擴大，而產生種種新意義。就我們見聞所及，戀愛之妨害革命，已爲大家所默認。我們更不禁懷疑：革命者是有頭腦的，難道竟聽戀愛去支配自己的人格行爲而不醒一醒麼？如果認戀愛是高於一切的，那麼革命的大業只好請老年人去負全責，讓這班生龍活虎般的青年在溫柔鄉終老好了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！

上面的話，或者有人要來質問我：人類的本能既無法消滅，革命者當然也需要戀愛，據你這樣說，只會逼革命者到消極墮落的路上去！也許說得更動聽一些：兩性的自然調節，在工作效率上有益無損，我

們決不能因噎而廢食的。這些道理我都十二分相信，我並不是主張革命者都要獨身，乃是對於目下一般同志所取的戀愛方式，根本起了疑懼。本來在黨的立場上，如其自認革命動機是純正的，便應該明瞭公私義利之界，與自身使命之重大。試想武裝同志，為什麼斷脰洞胸而不少顧呢？無非是精誠所激，願犧牲小我以求大我的幸福。今前敵之橫尸未冷，而後方之春夢方酣，稍有人心，能不低徊奮起？近來我們目擊戀愛對革命的種種打擊，有時甚至於革命重心反隨戀愛而轉移，念到黨國的前途，真覺得有無限的危慄！

我牢騷發得太多了，一定有人以為處理一個問題，不該有這樣激昂的態度，讓我們平心靜氣來說罷：戀愛是人類互古常新的問題，而革命只是民族進化的一個階段，我們所要求的，便是在這過渡時期中的權變的處置。為革命的完成計，這個問題往往可變成非常重大；我們去研究它，至少要牽到人性的基本質素，而決非抽象的道德律所能

裁制。我深信羅素說的：『人類的道德律，不能十分抹煞本能的快樂』，所以像墨子那種『雖枯槁不舍』的精神，我不敢希望於人人；然在目下千鈞一髮的關頭，如果還去贊助浪漫主義個人主義的戀愛觀，爲蕩子淫棍張目，也覺於心有所不忍！總括一句話，我對於這個問題，並不能說是有什麼普遍的美滿的解決法，不過想在現今情勢之下，向革命同志貢獻一些懇摯而明切的意見，使心理的抗毒素，逐漸增加，更就理想所及，啓示一些可能的方式，以求「理」與「欲」的平衡，大我與小我的合一而已。

我們知道，在最近的將來，決不容易產生普遍的真誠的自由戀愛，因爲從教育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種種現勢看來，兩性的永久幸福，還在虛空黑暗之中。因此我們更可明瞭，戀愛與革命，是互爲因果的；要想給戀愛問題以一個總解決，惟有從努力國民革命入手！到了教育經濟政治都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以後，戀愛問題便不解而自解了

。 中華民族的未來的福利，端在於此！

尤其是希望於一般女青年的：乃是戀愛的認識，不要純視情感爲轉移，在目下混亂污濁的社會裏，堅定的意志與眼光是不可少的。記得曾有人說過——大概是蕭伯訥罷——婦女運動，不是叫男性退讓來遷就我，更不要等男性動手來解放我，最要緊的是智識的提高和人格的自重！』康德（Kant）說：『「人」之所以異於「物」者，因爲「物」只有價格，而「人」則獨有品位。「物」可以隨目的底應用而轉移，而人格則不能不絕對的獨立而自尊。』所以第一步我們要先做個「人」，然後在任何方面都有真正的幸福，固不僅「戀愛」一事而已！今後婦女問題的解決，是多方面的；而在戀愛事件上所表現的女性人格與態度，實爲中國婦女前途利害的總關鍵。其最着要的一點，便在認清戀愛的真義和她們自身對於家庭，社會，民族的新使命，不致爲因襲的卑怯的潛力所玩弄，而沉淪下去，這樣才可以在「人」的世界

上，與男子共享自由平等的幸福！

有人以爲我不該把戀愛與結婚併爲一談；又有人懷疑我對於愛倫凱一派的戀愛論有曲解與冒犯之處，這兩種相反的誤會，或許是不免的。我正因爲顧慮事實上的困難，所以願意拋棄純理性的解決，而以近情的方式濟其窮。不但太谷爾一班人對於愛的神秘的讚頌，覺得無需；便是近代個人主義者的「戀愛誇大狂」的態度，也不是我所願意接受的。希望這區區的微意，在青年戀愛問題的解決上，能夠發生一些效果；更希望革命同志能因此對於自身的使命，有進一步的認識與決心。

第二章 戀愛問題的意義及其在革命過程中的新解

釋

在入題之先，我們首當確定戀愛的概念。近人所介紹的戀愛學說不是很多了麼？我們只要耐心去鈔，至少可成功一部大著。但就本題而言，正不必一一複述。現在我所要說的，乃是它的幾種基本意義，並重新估定它的價值，作下文討論的出發點。

近代心理學的進步，使人類的所謂精神現象，逐漸趨於生理的解釋之一途；自「精神分析」與「內分泌」的學說發明以後，從前所視為聖潔神奇的「戀愛」之謎，已經揭穿，而絕對不能與性欲分離；便是世人所歌頌讚歎的「柏拉圖的愛」(Platonic Love)，也含有性的隱機，不過精神的原素多些罷了。照弗雷德(Freud)的解釋，一切人類愛——包括親子的愛，朋友的愛等等——都是由性欲經過一定的歷程

演成的。他把「性」能力簡直看得「其大無外」，因此遂不免引起唯心論者的抨擊。不過東西雙方，無獨有偶，記得吳稚暉先生好像說過一句：什麼戀愛！總是精蟲卵子在那裏作怪罷了。這樣赤裸裸的說法，當然是現代人所不可避免的。如其我們要把人類提高，化獸性爲人性，那麼就不能不認戀愛中有精神原素之存在。現在我參酌諸家的說法，爲戀愛下一定義：

戀愛者，個人對於一個特定的異性的生理欲望，不能即時滿足，因時間的距離而生心理的緊張，於是把對方的人格行爲及其各種表現統統精神化了；其心理的緊張愈強，其精神化的程度亦愈高，但始終不能離開性的質素而存在，直到把對方佔有或其對方不起反應的時候，精神上纔呈弛放的傾向——或者竟至於永遠緊張着，直到人生的末日！

（在這裏我要附帶的表明一些意思：「戀愛」一字，西文裏的涵

義是太廣泛了，希臘文的 Eros 德文的 Liebe 英文的 Love，竟把一切性的與非性的愛都包進去，因此而生了許多濫用和誤解；雖然近來已有「性愛」一個名詞，普通總還以表示兩性關係。在這種場合，中國文字似乎豐富一些。我們可以把「戀」與「愛」分用，同時以之示別於「戀愛」：因為「戀」是純然肉體的吸引，「愛」是包括一切人類的愛；而「戀愛」則專指南性間生理欲望之精神化而言。這個區別或許近乎「掉文」了，然「過而存之」，亦未始不足為研究之一助。）

至於弗雷德由精神分析而得的結論，是否可信，確是一個問題。果如所言，無論何種愛都不能絕對與性的原素分離，那麼便不免引出「性欲是一切人類愛的源泉」的一個見解，弗雷德自己也有類似這樣的論調，無怪人家要攻擊它了。現在由各方的證明，人類愛與戀愛的出發點是顯然不同的。人類愛以社會愛力為基礎，並非由性欲發